

16

# 河南文史资料

- 豫剧《朝阳沟》四十年的回顾
- 开封解放初期工作回顾
- 十年风雨献青春
- 读《艺苑耕耘记(一)》勾起的回忆
- 李蕤人去典型在



1998 4

总第 68 辑



河 南

HENAN

文 史 资 料

WENSHI ZILIAO

1998 4

(总第 68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 河南文史资料

季刊

## 《朝阳沟》舞台演出四十周年

- |                    |     |    |
|--------------------|-----|----|
| 豫剧《朝阳沟》四十年的回顾..... | 许 欣 | 4  |
| 求索的路.....          | 高 洁 | 20 |
| 戏里戏外七旬人生.....      | 王善朴 | 38 |

## 故 海 波 澜

- |                 |     |    |
|-----------------|-----|----|
| 开封解放初期工作回顾..... | 刘玉柱 | 57 |
|-----------------|-----|----|

## 青 春 无 悔

- |                |     |    |
|----------------|-----|----|
| 十年风雨献青春.....   | 杜银娣 | 65 |
| 在禹县当知青的回忆..... | 王老虎 | 84 |

## 艺 苑 群 星

- |                               |     |     |
|-------------------------------|-----|-----|
| 艺苑耕耘记(三)..... 崔兰田口述 杨 奇 毕定良执笔 | 89  |     |
| 读《艺苑耕耘记(一)》勾起的回忆 .....        | 常警惕 | 124 |

## 中 原 人 物

- |               |     |     |
|---------------|-----|-----|
| 先父行实回忆录.....  | 白文田 | 134 |
| 李蕤人去典型在.....  | 袁 蓬 | 143 |
| 李蕤活在读者心中..... | 刘纯嘏 | 156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主办

**目录****我丈夫崔毅从事敌工工作的经历**

..... 萧 贞口述 常文亮执笔 160

**我与下孤山村**

..... 辛自修口述 袁占才 王中和 张仲礼执笔 168

**经济史话****我的河边生涯** ..... 徐福龄口述 杜 辉执笔 182

我所创办的驻马店兴隆堂十三香调味品有限公司 ... 王银良 191

**中州考古**

庙底沟遗址发掘回忆 ..... 凤 燕 197

应国墓地发现发掘亲历记 ..... 孙清远 耿殿元 204

洛阳西汉壁画墓发掘记 ..... 李京华 211

我对唐武周洛阳城天堂建筑基址发现的回忆 ..... 方孝廉 215

明顺阳王朱有烜墓出土记 ..... 尚 玮 220

**补 白**

豫中早年流传的顺口溜 ..... 周声远 190

舞阳刘氏兄弟 ..... 钟去兵 196

**封面图片说明** ..... 37

主编 邓质钢 黄雪林 副主编 丁心娥 高春生 张明新

# 豫剧《朝阳沟》四十年的回顾

许 欣



今年，豫剧现代戏《朝阳沟》业已进入“不惑之年”了。然而，该剧的舞台戏至今还在上演，电影还在上映，电台、电视台还在播放其录音、录像，各种文艺晚会也不断邀请演员们去清唱。《朝阳沟》还被引进到小品、相声等其他艺术形式中去。40年的历史实践证明，《朝阳沟》的确是一出好戏。它为什么能脍炙人口、广为流传？它的艺术魅力在哪里？一部现代戏怎能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这引起了我抚今追昔，试图从中探讨点道理作为有益的借鉴，以利于今后创作和演出更多的新的优秀剧目。

## 生活是戏曲艺术的生命

《朝阳沟》的编导杨兰春，出生在位于太行山区晋冀豫三省交界处的河南省武安县（今河北省武安市）的山沟里。少年时代为

了自谋生路，投师学唱武安落子，小有名气，至今还能背诵几十部落子戏文。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1943年参加八路军，在第一二九师第十三团重机枪排当战士。曾在华北抗击日本侵略军，又通过无人区穿越太行山，数渡黄河，转战到伏牛山、大别山。解放战争中参加中原突围，身经百战，九死一生。据他的老战友张占奎回忆：“每次祝捷大会上，看戏的军民人山人

海，当然要属杨兰春演的武安落子和他说的快板最受欢迎。他能编善唱，出口成书。他随地捡起两块瓦片一敲打，就把战斗历程说唱起来，给战士们带来了鼓舞和欢乐。”

登封县大冶乡曹村（今登封市大冶镇朝阳沟村）是杨兰春的生活基地。他曾在抗日战争中与敌人浴血奋战保卫了这块土地，解放战争中又参加了解放这块土地的战斗。在这里，他曾组织担架



1978年，《朝阳沟》编导杨兰春（图中部右侧戴鸭舌帽者）与朝阳沟村群众在一起。（周淑丽摄）

队抢运伤员，掩埋过英勇牺牲的战友们的遗体。在这块军民用鲜血和汗水浇灌的土地上，杨兰春已和乡亲们凝聚成了血肉关系和鱼水深情。

新中国成立后，杨兰春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在赵树理、马可老师的指导下，他与田川改编的歌剧《小二黑结婚》在毕业演出时获得了成功，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这个农民出身、经受了战火考验的战士，已走向了知识化。他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文艺战士，牢记着“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这一真理，始终不渝地遵循着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他说：“生活是戏的生命，脱离群众生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生活有多深，水平有多高，这是衡量作品质量的尺度。”

1957年秋，杨兰春回到了曹村，看看农村的新变化。他白天同群众一起担水上山抗旱点种，晚上串门拉家常。村里各种各样的人物的身世、脾气、语言以及音容笑貌、走路姿态、喜怒哀乐，他都能现身说法，即兴表演得活灵活现。他从思想感情上和群众真正地打成了一片，曹村的群众早已把他当成了村民。杨兰春说：“艺术源于生活，还要高于生活。《朝阳沟》戏中的老支书、拴保娘、二大娘的语言，都是从群众生活中来的。生活中的银环就在今天的朝阳沟村，当时她只有十五六岁，她劳动好又十分懂事，我用了她的名字，事件不全是她的。拴保是我老家一个青年人的名字，戏中的故事不是他的。”杨兰春还走遍省内外的知青区，采访了数十个不同经历的知识青年，像邢燕子、薛喜梅、谭惠兰等，至今仍与他们书信往来，已成了老朋友。去年冬天，在省农科院工作的薛喜梅到医院去看望杨兰春，老友久别重逢，高兴得热泪盈眶。

1958年春，当杨兰春看到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

烈情景，使他有感而发。创作的灵感来源于多年的生活积累，伴随着活跃的想象，将生活、思想、感情融合升华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

### 《朝阳沟》的音乐唱腔风格

中国戏曲中，音乐唱腔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一个戏要有几段好的唱腔，否则就会失去在群众中广为流传的基础。好的唱腔创作，要在了解演员的特点、充分发挥他们的演唱技巧并与乐队伴奏员通力合作下才能完成。用唱腔来塑造人物是杨兰春同志编导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原中国歌舞剧院院长、剧作家晏甬同志曾说：“杨兰春脑子里有艺术家的特异功能，在纷乱的生活现象中他专门吸收形象信息。”杨兰春善于把民间旧戏词转化为通俗易懂、颇有文采的唱词。他还精通音律，尊重群众的欣赏习惯，伴随踏节哼唱的文字，旋律已现雏形。他要求王基笑、姜宏轩、梁思晖等作曲的同志对《朝阳沟》的音乐唱腔要有总体布局，追求个性化。他说：“一个戏有一个戏的风格，雷同化是没有生命力的艺术。”

《朝阳沟》的主题音调是选用豫东调“二八板”的旋律并吸收豫西调“二八板”的素材融为一体，孕育出来了崭新的音调，贯穿到“上山”、“下山”全剧的中心情节的唱段中，采用了前后映照、对比的手法，塑造了银环的音乐形象。同时，这特定的音调，还创造了清新、明快、活泼、热烈、豪放的舞台气氛，体现了新时代精神和新的人物形象。

《人也留来地也留》这段唱是银环下山时的重要唱段。以“慢二八板”的板腔程式为基础，在剧本规定情景下，从人物感情出发，突破豫东、豫西两个不同流派在调式和旋法上的束缚，加以

拓宽并有机地融合为一体，成为新颖别致、极富表现力的抒情唱段。扮演银环的魏云是城里生来城里长的中学生，毕业后参加了剧团。三团经常到曹村深入生活，魏云住在生活中的银环的家里，与她同吃同住同劳动，亲如一家。当离乡回城时，村民们送行几里不愿分手，笑声和哭声混在一起，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感染着演员。这段生活经历与剧中银环的情节相似。魏云身临其境，真切体验到了人物的思想感情，找到了角色的感觉，下意识地生活在角色之中。她说：“只要我眼中有物，观众心里也有。如唱到‘走一道岭来翻一道沟，山水依旧气爽风柔’，每一句我眼中都有视觉形象。‘强回头再看看拴保门口，忘不了您一家把我挽留’，唱到此，我的嗓子哽塞了，打颤了，我是用心声唱出人物的感情。我动情观众才能动心。”魏云的演唱清醇亮丽、激情奔放。每当唱到“走一步退两步不如不走，千层山遮不住我满面羞”时，她都情不自禁地掉下了眼泪，情真意切，感人至深，使观众仅凭听觉就会在意象中留下青年学生王银环的音乐形象。1978年在北京红塔剧院，当戏演到这里时，观众在台下随着演员小声地哼着学唱，直到“人也留来地也留”这句唱腔结束，银环坐在石头上，全场观众鸦雀无声。稍静，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高兴得我心里没法说》是拴保娘的一个唱段。作曲者用豫西调、豫东调交替转换，把“中二八板”、“二八连板”转“流水连板”、“慢流水板”综合为一体。高洁运用她纯熟的演唱方法和技巧，把人物的思想感情渗透到一字一腔中，以深沉细腻、清脆甜美的声腔韵味把观众带到“字中有声，声中无字”的艺术境界。拴保娘慈祥善良、豪爽乐观的形象，深受观众的喜爱。

《我坚决在农村干它一百年》这段唱是拴保的核心唱段。作曲者以豫西调下五音“二八板”转“紧二八”的旋法为基础，通过

上属近关系转调创作而成。王善朴以刚柔相济、朴实无华的演唱风格，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纯朴忠厚、立志要为改变山区面貌而奋斗终生的新型农民形象。他和作曲的同志合作，为豫剧现代戏的男声唱腔改革作出了范例，受到了观众的认可和欢迎。

《亲家母对唱》是以杨兰春吟诵唱词的音调的雏形为基础，作曲者进行了整理加工，吸收了琴书、曲艺等素材并加进相应的过门使之流畅完美，从而鲜明地塑造了拴保娘、银环妈、二大娘三个人物不同的音乐形象。

除此之外，《朝阳沟》剧中还有《我代表娘们家来欢迎》、《学锄地》、《为改变穷山沟咱各显本领》、《祖国的大建设一日千里》等唱段，脍炙人口，广为流传，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

由于杨兰春同志极为重视音乐唱腔，因此作曲者在唱腔音乐的创作中，努力达到与他现实主义编导创作思想的吻合。创作者们从人民群众生活中吸取素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画意，用人民奋发向上的精神来哺育自己，写出了《朝阳沟》戏文，谱出了新的乐章，唱出了新的音乐形象。在广泛学习豫剧优秀传统唱腔的基础上，采撷各流派的精华，融会提炼，发展创新，形成了豫剧的新流派。《朝阳沟》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它与人民的感情密不可分。

### 人民群众喜爱《朝阳沟》

我记得，河南豫剧院三团编演的现代戏《朝阳沟》，首演于1958年3月20日郑州北下街河南剧院。这个戏从创作剧本到排练、搬上舞台，仅用了七天半时间，而布景、道具总共才花了十块多钱。当时，我任河南豫剧院三团业务副团长、导演，参与了该剧的导演工作。我们采用的是“流水作业法”，即杨兰春写一场，

我排一场。他写了五天，我排了两天半。在排练中，杨兰春画龙点睛的艺术处理，令人钦佩。

1958年3月29日，省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陈建平在《河南日报》上发表文章，赞扬这个戏“生动地反映了农村中的新人新事”，戏的“表演、唱腔都给人以新鲜活泼的感觉，颇受观众的欢迎”。

我们三团每演一个新戏，都要坚持到广大群众中去检验。观众的评说是公正的，能把响戏与好戏区分得很明白：响戏是仗着人捧，喧闹一阵但戏不耐看；好戏人们看了印象深刻，百看不厌，越看越爱看。

《朝阳沟》排出后，在城里只演了几场，全团同志就身背行李、肩扛服装道具，到太行山区演出了。到达林县河顺乡那天，村民们敲锣打鼓放鞭炮，高举彩旗喊口号，黄土铺路，迎接在村头。我们白天和群众一起修水库，晚上联欢演出《朝阳沟》，真是亲如一家人。4月13日，我们接到中共河南省委的紧急通知：立即返郑，在省军区礼堂为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演出《朝阳沟》。

因整个晚会已超过了预定的时间，保卫人员询问杨兰春、庄义顺同志：还有几场戏？需要多长时间？为缩短演出时间，杨兰春站在边条幕旁，指挥演员加快上下场的速度，并让乐队掐去长过门，累得满头大汗。全剧结束前，拴保娘与银环妈有一段对白，说的是县里报社来了个同志，要给银环照个相。这时，站在舞台旁边的记者看到戏快演完了，突然跑到表演区抢镜头，只见闪光灯一亮，拍了个剧照。这个戏外戏与剧情偶然巧合了。周总理拍着当时的中共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的肩膀前仰后合开怀大笑。全场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掌声、欢笑声经久不息，一向表情严肃的彭德怀元帅也笑了起来。银环妈接着说：“你要一照不是就出了名啦！”又是一阵掌声、笑声。周总理对吴芝圃说：“这是

个好戏，要到北京去演出，也一定会受到北京人民的欢迎。”

那一年夏天，《朝阳沟》应邀到北京参加了全国戏曲现代题材展演，受到了有关专家和广大观众的好评。《人民日报》及首都各大报纸都发表了评论文章；日本的《朝日新闻》也报道了演出的盛况，《参考消息》摘要转载了这一报道。

60年代初，山东省吕剧团在上海演出了《朝阳沟》，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曾未之先生观看演出后非常激动，要把它拍成戏曲艺术片。后来他听吕剧团领导讲，《朝阳沟》是从河南豫剧院三团移植过来的，版权在河南。于是，曾未之先生即于1963年春来到河南。当时，我们三团正在基层巡回演出。他就随团行动，从城镇到农村，一连看了几十场《朝阳沟》。每看一场，他都要记笔记。他把每场中观众的笑声、掌声统计了一下，全剧92个有效果的地方，无一失误。他说：“三团编演现代戏的方向是对的。人民群众这样喜爱《朝阳沟》，我要把它搬上银幕，树立一个学习的榜样。”

我团按照电影文学剧本和导演分镜头本的要求，对剧本进行了修改和排练，提高了艺术质量。长春电影制片厂领导亚马、苏云、林杉等同志，对《朝阳沟》拍摄工作非常重视，多次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并提出具体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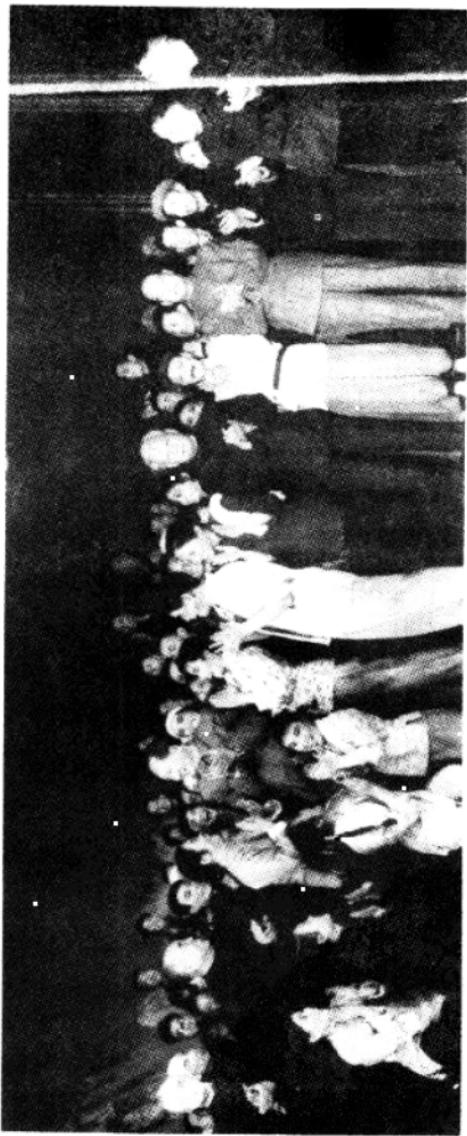
这年夏天，文化部夏衍副部长到长影视察工作。他看了全剧的连排后说：“要抓紧时间投入实拍，这个戏曲片一定很不错。但结尾拉绳场面劳动强度太大，知识分子看了害怕，不利于思想改造，要修改一下就好了。”（电影的结尾我们改为摘苹果的劳动场景。）夏老的一番话更加坚定了摄制组全体同志拍好电影《朝阳沟》的信心，促使拍摄工作顺利地完成。电影上映后，观众反响强烈，被评为长春电影制片厂小百花优秀影片奖，杨兰春和高洁、

魏云分别获编剧、表演优秀奖。

1963年12月31日晚上8点钟，在北京中南海，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等中央领导同志，步入怀仁堂。毛主席走在前面，从舞台右前方穿过通道，来到前排靠中间的位置上坐下。戏开演了，我不由自主地从右侧幕布的夹缝中聚精会神地看毛主席对戏的反应。当戏演到精彩的场面，观众中不断爆发出笑声、掌声时，毛主席也开怀大笑，并和大家一齐鼓掌。戏演到了第三场，银环妈一出场就一蹦三尺高，观众哄堂大笑。毛主席先是一愣，然后才随着大家笑了。晚会自始至终充满着欢腾喜悦的气氛。

演出结束后，毛主席迈着矫健的步伐走上舞台，面带慈祥的笑容，一一和演员们握手，祝贺演出成功。有些站在后排的同志，唯恐失掉和毛主席握手的机会，从后面跑到前面和毛主席握了手再返回原位。这时，台上台下灯火辉煌，全场欢腾，掌声雷动，同志们流下了激动的眼泪。然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和我们一道合影留念。当晚，我们彻夜未眠，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中。

1964年元月14日下午3时，在北京市艺术公司招待所二楼会议室，中央领导同志委托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同志，向我们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他说：“那天晚上，本来是安排给主席看《玉堂春》的。中央提倡演现代戏，所以后来就改演现代戏《朝阳沟》。”林默涵同志说：“毛主席看了戏后，很高兴，说这个戏很好，内容没有问题，表演都很好，并对艺术处理讲了一些意见，如银环妈前面的表演是否过了一些。这样的人生活中是有的，剧场效果也很好，不过和后面的转变结合不起来，从前面的情况看后面的转变是不可能的。银环妈的转变多是无可奈何的，不可能转变



1963年除夕之夜，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观看了京剧现代戏《朝阳沟》，并与全体演员人员合影留念。二排左起：李四光、朱德、常香玉、毛泽东、魏云、王普朴、马琳、刘少奇、陈新理、彭真、杨兰春、许钦、已达。前排左一为杨华瑞，左二为高洁。



1963年拍摄的戏曲艺术片《朝阳沟》剧照。魏云（右）饰银环，王善朴饰拴保。



魏云（右）与《朝阳沟》中银环的人物原型、登封市大冶镇朝阳沟村村民赵银环同吃、同住、同劳动，亲如一家。（周淑丽摄于1978年）

得那么快，那么好，不可能一下就搬到农村去参加劳动。当然这是无关重要的，主席说不改也可以。他说这不是政治问题，只是需要前后更呼应一些，更合情理一些。”会后，我们认真学习、研讨了毛主席的意见，对戏进行了修改，以不辜负主席对我们的期望。

中央提倡现代戏，毛主席带头看了现代豫剧《朝阳沟》，当时在北京也传为佳话。于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解放军各总部等单位，竞相组织专场观看，在北京掀起了“《朝阳沟》热”。《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戏剧报》等报刊先后发表长篇报道，介绍我团编演现代戏的经验。

《朝阳沟》已闻名国内外，“要看现代戏还是三团的好”成为当时戏迷的口头禅。三团收到了成千上万封观众来信。扮演银环的魏云同志一天就邮寄 40 封回信。《朝阳沟》生机勃勃，久演不衰，直至 90 年代的今天，其影响早已在群众中扎下了根。编导杨兰春体验生活的登封县曹村群众把村名改为朝阳沟，已载入《登封县志》。中国剧协副主席、戏曲理论家张庚说：剧作家以地名作戏名不胜枚举，但因一个戏的影响而以戏名为地名者，在中国戏曲史上也属罕见。

1990 年的秋天，高洁同志初次与中共临颍县南街村党支部书记王洪彬见面时，王洪彬握着她的手说：“你是舞台和电影中的拴保娘，我是你生活中的儿子。村民们说我是拴保式的人物，我的人生道路就是这样走的。”事实说明，《朝阳沟》起到了寓教于乐的作用，它鼓舞知识青年去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 关于《朝阳沟》的“修改”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朝阳沟》作者杨兰春已被“专

政”，关进了“牛棚”。此时，周总理委托曹禺同志通知河南，在洛阳为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演出《朝阳沟》。曹禺及时传达了总理指示：三团去洛阳演出，如果作者不是叛徒、特务也可以去，将功补罪嘛。通过讨论研究，让杨兰春参加了。

当时有人建议说：“《朝阳沟》没有一段毛主席语录，错就错在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这次演出要加几段语录，解决王银环的思想改造问题。”杨兰春觉得不合适。往哪儿加？加什么？要加就得加在银环下山之前，但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加语录银环还得跑，那就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在银环身上不起作用；要加到下山以后，就会落个马后炮。用杨兰春的话说，此举只能是“起了个五更，赶了个背集”。现在看来不无道理，但当时有人说杨兰春思想不通，就不让他随团去洛阳演出。

到洛阳后，当曹禺同志听说杨兰春没有来是因不同意戏中加毛主席语录，就在看完《朝阳沟》彩排之后说：“杨兰春还是对的。”《朝阳沟》为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代表演出后，受到了国际友人的欢迎和好评。而“加语录”之争的荒唐事，则给后人留作了笑柄。

1969年8月23日，江青下令修改《朝阳沟》。这件事当时惊动了全省、全国，至今人们仍记忆犹新。江青说：“《朝阳沟》是个写中间人物的戏，实际上写落后，但还不很反动下流，这个戏是可以改好的。如果《朝阳沟》的作者不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只是思想认识问题，那就要叫他好好地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肃清中间人物的影响。可以组织一个小组集体创作，端正立场，改造世界观。修改的办法有二：1、女主角变为次角，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改造；男主角改为主角，正面英雄人物，还得加强贫农父母的戏。2、小改这个方案困难些，实际也是大改。”就这样，原《朝阳沟》被判死刑，并给杨兰春及